

分裂的自我與完整的神話： 評《邊緣主體：性別與身分認同政治》

張君玫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邊緣主體：性別與身分認同政治》，楊芳枝主編，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2017 年 7 月，234 頁。

《邊緣主體：性別與身分認同政治》是一本豐富的文集，收錄了九篇文章，分為兩個部分，「邊緣主體與性別身份協商」和「邊緣主體與性別翻轉政治」。第一部分「邊緣主體與性別身份協商」有六篇文章，其中三篇是關於台灣身障女性的生命書寫與經驗，兩篇是透過文學分析的方式來探討障礙分別與情愛和領養的關係，一篇是透過文學和電影的文本分析來質疑主流文化對乳癌的想像。第二部分「邊緣主體與性別翻轉政治」則有三篇文章，一篇是討論所謂中性女孩的流行文化呈現，一篇是障礙權倡議者同時也是母親的生活經驗，一篇是新住民女性的雙語處境和相關政策的檢討。這本文集試圖以「邊緣主體」的概念和「身分政治」的框架來統整這九篇來自不同作者的文章，主編楊芳枝的導論從 Wendy Brown 在 1993 年對於美國身分政治的批判省思談起，指出了身分政治的雙面刃，以及新自由主義的陷阱。

身為一個社會學家和女性主義者，我非常歡迎這本文集的誕生。為台灣性別政治的思考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與省思，尤其是關於障礙研究中的性別向度以及其中所展露的多重壓迫。障礙或失能 (disability) 的研究不僅在探討主流能者社會對於各種異質失能者的排除與壓迫，也必然質疑了所謂能者或健全身體 (able-bodied) 的標準，

這些關懷呼應了女性主義知識論與倫理學對身體、差異、情緒和特殊處境的強調，以及從中對於完整自我的挑戰。「女性主義」從來就不是單一的學說或教條，而是一組關於性別化存在的問題意識，尤其是如何讓性別化的社會制度和做法不再是壓迫與剝削，並能夠朝向一個更自由與平等的方向去改變。女性主義作為一組問題意識，因此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取向和價值，而且彼此之間往往有嫌隙和衝突，甚至也可能存在著無法達成和解的對立。但無論如何，反對壓迫與剝削，乃是各種不同流派與取向的女性主義思考的公約數。

身障研究對於女性主義知識論的另一層意義在於，凸顯出日常生活中關於能者身體的隱約預設，並有助於女性主義思想內部的反省。在人類歷史至今所常見的社會，仍是相當程度父權或父家長制的，其中人們所預設的正常、完整或有能的身體，幾乎都是成年異性戀男性的標準。這些標準甚至長期以來影響了科學對於人類的研究，包括醫學的模型，就像 Londa Schiebinger 在《女性主義是否改變科學了》(*Has Feminism Changed Science?*)一書中所指出的。身障女性所遭遇的多重壓迫，或各種不同向度壓迫的交織性，提醒了女性主義者要更加留心單一向度的迷思，並關注身體多樣性的具體處境和特殊需求。誠如 Iris Marion Young 在《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中所言，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承接了從十九世紀以來對人體的文明階梯式思考，把各種異質的身體樣貌放入測量層級中，女的、老的、醜的、不健全的、性向偏差的身體都被放到層級的低端，甚至被排除到象徵的秩序之外，成為卑賤的禁忌，比如對於外來移民或難民的賤斥。被貶低的身體樣貌，不僅遭受歧視，承受污名與負面的文化意義，更可能因此喪失形式民主所宣稱保障的基本權利。

《邊緣主體：性別與身分認同政治》中包含了六篇和障礙經驗及權利有關的文章，也就是三分之二的文章。不過，在標題中，讀者看不到障礙、身障或失能等詞彙。這點或許會讓很多讀者略感疑惑。這牽涉到對於一般所謂身障的重新定位，也可以理解為一個編輯策略，用「邊緣主體」的概念來涵蓋身障、癌症、酷兒與新住民。基本上，

我認為這個嘗試並不壞，雖然讀者可能仍會對於文章的分佈產生疑問，畢竟其他三個主題的文章都只有各一篇，身障相關卻有高達六篇。重點當然在於，何謂「邊緣主體」。在我們日常的論述場域中，往往把主體二字視為理所當然，預設每個人都是或應該是一個主體。然而，在當代文化理論，包括女性主義思想中，主體的動態過程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一方面，主體 (subject) 一詞充滿了歧義性，同時指涉受動和主動的部分。因此，subject 既是被統治的臣民，也是特定文化政權中的主體。這正是 Michel Foucault 影響當代文化理論甚深的主體和權力的動態觀點。另一方面，主體性 (subjectivity) 也是充滿歧義的，既是主觀化的動態，也包含了主體構成的辯證，乃至於主體位置的相對性。無論如何，主體並不是單純的有或沒有，也不是任何固定的位置。換言之，「邊緣主體」的概念雖然有用，卻很可能引發固定位置的誤解或幻象。在社會主流的身體分類層級中，遭受邊緣化和壓制的人類個體，並不一定總是作為所謂「邊緣主體」而存在。更精確來說，他們在遭致邊緣化甚至排除的過程中，所涉及的主體構成同樣也是動態和辯證的，同時包含著主流的文化主體性以及受輕視者抵抗的主體性。他們的主體性動態總是早已呈現出並持續進行著順服和抵抗的辯證。我的意圖並不是在質疑編輯選擇以「邊緣主體」的概念來貫穿身障和其他議題，而是希望勾勒一個更動態的圖像，來思考邊緣位置和主體性的構成。

此外，所謂的「身分認同政治」顯然是把一般對於 identity politics 的兩種常見翻譯連結在一起，亦即「身分政治」和「認同政治」。但同時，我必須說，以一個學術讀者的觀點，這樣的連結並沒有解決這兩種不同翻譯所各自具有的問題。以語意來說，在社會運動和權益爭取的場域中，身分政治通常會是比較正確的翻譯。畢竟，「認同」二字有著太多主觀意義的想像，過於強調個人主觀的認同過程，並不是非常符合此處所說的用法。但同時，在動態的運動過程中，身分政治確實牽涉到了個體在心理上的認同協商與轉化。Identity 在最素樸的語意上是指同一，意味著一個人的身分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一個人不能

同時是另一個人，一個人只能是這一個人。這種內在的同一性和固著性，乃是包括 Wendy Brown、Iris Marion Young、Donna Haraway、Judith Butler，以及許多當代思想家和女性主義者所質疑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對於身分同一性的質疑，必須連結到上述所指出的主體性構成的動態與辯證。一個人的身體、個體、主體之間的複雜動態關係，因此也需要更多的理論關注。

當然，這本文集的內容與目標都並非聚焦在主體構成的理論探討，而在於提供更多個案經驗和文本分析的相關思考。不過，理論和經驗之間的交織也是持續不斷的。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理論的思考者，看到這本文集的出現，樂見之餘，對於其中所蘊含的理論和經驗之間的對話空間，更有些許的期待。在性別身分的協商和性別翻轉政治之間，我更想看到的是未來有更多關於性別主體性動態構成的研究和討論，而這必然要從更多異質的體現經驗出發。

參考文獻

- Brown, Wendy. 1993. "Wounded Attachment." *Political Theory* 21(3): 390-410.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Foucault, Michel. 199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London: Vintage Books, Reissue edition.
- Haraway, Donna 著、張君玖譯，2010，《猿猴、賽伯格和女人：重新發明自然》。台北：群學。(Haraway, Donna. 1990.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ing, Sandra, ed. 2004.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ad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Schiebinger, Londa 著、柯昀青譯，2016，《女性主義是否改變科學了》。台北：五南。(Schiebinger, Londa L. 1999. *Has Feminism Changed Sc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Iris Marion 著、陳雅馨譯，2017，《正義與差異政治》。台北：商周。(Young, Iris Marion.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